

續古文辭類纂

冊五

關中道志

卷一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

中編之五

傳狀類

史記汲黯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苟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爲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

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常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

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

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

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尾。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餼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十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

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酷吏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邳都、寧成之屬。邳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邳都。濟南睢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睢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己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

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

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

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伎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繫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
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
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
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
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
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
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母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
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
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
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